

某國人在中國

景



某國人在中國

鍾谷人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某國人在中國

編

者

鍾

谷

人

總

經

售

字

宙

風

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每冊三角

不准翻印

某國人在中國 目次

目

次

1

還鄉·····	胡琴子(一)
某國學生在故都·····	李盛(七)
旁聽留學生·····	寄阡(一四)
壓迫我學生的特務人員·····	彩南(一八)
一個宴會·····	秋檀(二二)
明陵的櫻花·····	鍾栻(二六)
兌匯款的某國人·····	王文(三二)
運毒保護人·····	金容(三六)
往事·····	傅塞夫(三九)

某國人在天津·····	衛津汶(四四)
某國人在山海關·····	望 滌(五七)
某國人在冀東·····	生 久(六三)
某國人在北平·····	鄭 亞(七〇)
某國人在北平的白面房子·····	周 曜(七七)
大荒地的某國人·····	外 行(八五)
某國人在山東·····	一 誠(九一)
某國人在青島·····	余 一夫(九九)
冒牌浪人在福州·····	聞 堂(一〇六)
某國人在滬平車上·····	及 時(一二二)
某國人在廣東·····	英 弟(一二六)

還鄉

胡琴子

還

我意外的接到了母親從關外家鄉中拍來的電報，說：「父病速歸。」這個消息使我驚惶的了不得。我便馬上決定，於當晚登上平瀋通車往家鄉去了。

鄉

當我臨行時，僅僅只有兩個朋友知道，她們送我到車站上，同時還送給我十本書，爲的是在車上看看，好免去寂寞和着急，因爲這一路上是不能看那完全帶字的書，恐怕引起某國人的注意。她們千叮萬囑的叫我多注意，小心一點，別被扣留在山海關，或是再叫我走回頭路。

車一開動，我就感覺到害怕，好像連生命都沒有把握似的。我着急，我着急快過山海關，我的心好像是油鍋上的螞蟻，滾動不安。我想：這一道關可能順利的過去嗎？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吧？好則我是一個女人，聽說對於女人是不怎樣注意的。我一面安慰我自己，一面我的手不停息的翻弄着畫報，盼時間快快地過去。

困難終於到了，火車剛一出關，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就跳起來了，我更加勁的翻着畫報，好像翻牠能免掉什麼危險似的。

火車剛一停下，穿黃衣服的人就魚貫的擠進了車廂。我不敢瞧他們，我覺得他們的黃呢子的制服和腰刀上都放着瘴惡的光芒，刺人的眼目。這時候我雖然想要力持鎮靜，但是我的手，甚至我的全身，都在哆嗦。

車裏車外都噪雜着，我聽不清他們喊的是什麼。黃色的東西一個一個的從我身旁走過。忽然，「你的看看。」我想；這回糟了，不是說不注意女人嗎，他爲什麼要問我呢？我從坐位上站起來，我相信那時候我的臉一定像巴掌打的那樣紅，我簡直要停止住了呼吸。有兩個穿制服的人站在我的眼前，一個從我的手裏奪去了畫報，另一個打開了我僅僅帶着的一隻手提箱。他好像一驚似的，噤哩咕嚕的向那個人說了一套，手指着我的手提箱。他原來看見我的手提箱裏面放着我沒有拿出來的幾本畫報，他一齊拿了出來，遞給那個人，他們按本的翻着看。

這時候，我真是窘到萬分，我一動不動的站着，扣住了我的雙手，我覺得一切都在旋轉，我什麼都睜不清楚了。

「你的念過書麼？」我被這一聲驚醒。「沒有。」我一邊說，一邊搖頭。

他們仍然翻着畫報，他們看見那上面有電影明星，他們指劃着，戲笑着。他們看見上邊有中國軍隊檢閱，有中國要人照像，他們好像很驚愕。

「你的那裏去？」他們又問。「上哈爾濱。」我答。

他們又注視我，上下的打量着我。對我似乎有點懷疑，因為我打扮得四不像。又不像學生，也不像一個主婦，更不像一個鄉下人。

「你的幹什麼？」

「回家看父親。」我很懦怯的答着。

「不，你的做什麼事情的有？」

這句話問得我很糊塗，我想這該怎麼答呢？我皺起眉頭向車廂外看着。我盤算着我一定要被扣留在山海關了。

「你的姑娘？媳婦？」

「我的是媳婦，婆婆家的來，回媽媽家去的。」我忽然明白了，假裝說結婚比較好一點。

「你掌櫃的幹什麼？」

「買賣人。」我好像突然的說了一句。

他們咕咕呱呱地，連說帶笑的盯視着我。後來把十本畫報挾起來，說：「這個的衙門沒收。」我點點頭，他們算走了。

唉！我真像過了一道鬼門關，車開後我鬆了一口氣。我的朋友送給我十本畫報不要緊，差一點兒把我送給某國人。

×

×

×

×

帶着煩燥和恐怖的心，好容易到了家。我父親的病已經好了，原來他沒有什麼大病，只是因為我的弟弟死去後，他很想看看活着的我。

我到家後的第五天，父親為了一件急事到長春去了。我的祖母因為年邁多病，吸鴉片烟保養，父親不在家由母親代燒烟泡。叔父和嬸母雖然年青，也有着很利害的鴉片嗜好。一家人幾乎都是鴉片嗜好者，這在偽國境內倒是很普遍的。

一天，剛吃過午飯。叔父照例是晝夜顛倒，還沒有起牀。可是烟燈永遠是點着的。嬸母迷迷糊糊的躺在牀的一頭，手搓着烟泡。祖母在母親的屋裏呼嚕呼嚕的抽着。我和

二嬸母坐在牀邊上閑扯着。忽然看見兩個穿黃衣服的某國人，和兩個穿黑衣服的朝鮮人，手裏都拿着手杖，從大門外遠遠而來。二嬸母說這又是佔房子的，便趕快的跑了出去。這功夫進來了一個僕婦，說：「趕快，趕快，捉烟燈的。」我亦着雙腳從牀上跳起，一把抓起母親的烟具，從牀後的窗戶跳出去，我不知所措地蹲在房子後邊的花園裏，有一些桃樹，櫻桃樹遮着我的身子。我看見母親從窗戶裏扔出烟膏盒，烟灰筒，都滾到草裏去了。我的腿打顫，我想要把我手裏的東西放下，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東三省已竟成了鴉片的窩巢，到處都有鴉片零賣所，吸鴉片在偽國是公開的，怎麼還能犯法呢？真是鬧的我莫名其妙。

我聽見喊：「你的起來，起來！」我知道這是叫着叔父起來，我的心更是加倍劇烈的跳。

一會兒，一個某國人到母親屋子裏來搜查，他說：「你的有。」他看見開着窗戶，也跳上牀，從窗戶跳了出來。他找到樹下，看見了我手裏拿着的東西。這時候，我恨不得盼着地上裂一道縫，讓我鑽進去。他冷笑了兩聲，說：「你的來。」我因為一抖，把手裏拿着的東西都掉到地下了。他俯拾起來，我隨着他從窗戶又跳進屋子裏來。

他叫了一個朝鮮翻譯人，厲顏厲色的問我：會不會吸鴉片。又摸摸我的脈，還要看我的舌頭。母親站在旁邊說：「你不用疑惑她，她不是我家人，她不會吸鴉片。」

他們翻箱倒櫃的，得着些烟灰，還有很多生烟土。他看見叔父皮包裏有偽國鈔票，很整齊的疊着，他說：「這個的你預備私買賣烟土。你們不買鴉片零賣所的，你們沒有鴉片吸食證。你的錢有也不成，一定要把你扣起來。」

他們一定要帶叔父走，甚至於做打的形式。祖母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請他趕快來想辦法。

鴉片在東北雖普遍，但不能私自買。可是他們指定的地方所賣的烟土，是含着特別殺人最快的毒物。

我回了一趟家，受了兩次侮辱，真是不敢再留戀那塊生我的土地了。那真是一個黑暗的，殺人的世界。如果我再在那多住上一些時候，我不被某國人嚇成精神病，也將成一個鴉片零賣所的主顧。

某國學生在故都

李 盛

雖然整個華北的政局好像悶在葫蘆裏一樣的渾沌，多變，每一個人都在恐懼的心念中提心弔胆地過一天算一天。可是，我們的學校（在北平）却在表面上好像很平靜的空氣中舉行着秋季始學禮，校長千篇一律地說着勉勵的訓詞，教務長各教授也敷衍了不長不短的演講。散會後大部份的同學仍滯在禮堂裏，分成十多個小團體，五個十個不等，東一堆，西一堆聚着談閑話。因為大家都是熟透了的，所以不分你我地什麼都談到。偌大的禮堂就被這種聲音所佔有，十分熱鬧。在談話中我向四面望望，看有誰還沒有到校？誰瘦了？或者胖了？我的視線碰到禮堂角落的地方發覺有四個面目完全不熟悉，矮矮的同學也在靜靜的談着天。我想學校在秋季根本不招生，怎的來了新生？而新生來了不久却又這樣快的認識而至於親切地傾談着則更是奇怪。正在忖度的時候，上課鐘響了，大家按着學號找自己的座位。剛坐下，望旁一瞥，剛在陌生臉孔中之一赫然在我鄰

座。當然，照例大家的頭點了一點。

「請問貴姓？大名？」他微欠着背輕聲地說。

「敝姓李，名盛。您貴姓？」我也問他。

「小名平×雀×」他回答。露出一種沉沉的微笑，一定以爲我當知道他是某國人的時候多少有些驚異。的確，我有些驚異，甚至於討厭。真不願多講，但逼於目前情形，祇得說下去：

「呵！原來府上是某國。來北平好久了嗎？」

「不，剛三個月哩！」

外國人來了中國祇三個月就能說得這樣一口流利的國語，實在是誰都要奇怪的。我讚着道：

「了不得，了不得。三個月說得這樣好。佩服得很！」

「那裏的話。」他更得意了，說：「來此地雖祇三月，可是我在自己校裏的時候加入支那語講談班已有三年多。去年又到滿洲國去了一趟，在那邊得到滿洲國人的幫助，

所以……」

我一連聽了他說滿洲國長滿洲國短，心裏非常惱恨，他明明在諷刺我，向我示威，我的臉不由得一陣陣的熱起來了。我高着喉嚨連着嚷道「佩服……佩服……」，自願離開教室，心裏還是撲撲的跳。我恨，我慚愧着自己的懦弱，無能耐。不過在最起碼的談話上就顯示了弱點。要是在戰場上正面敵對着那時又怎樣呢？仔細一想，慢慢地回復了理智，我知道已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從新回到課室裏，假裝出好像並沒有剛才兀突的一回事。坐下椅子時又相互笑了一笑。我肚裏明白，這與其說笑還不如說哭來得恰當些。

落課後，我跑到註冊處一查，才知道是某國特派來的旁聽生。每一級有一個，選課祇及我們五分之一，不到六七學分，而且都是最普通的像法學通論，論理學等。我奇怪像他們這種患着誇大狂的國家裏，難道連這些基本學識都沒地方去尋却要跑到我們這「文化落後」的國家裏來開墾嗎？再奇怪的是爲什麼旁的學校不派偏派到我們校裏來？百思不得一解，祇得推想或許是我們校長和他們的特殊因緣吧！

某天晚飯後我照往常的習慣到市場裏去溜一溜，看看有什麼新書或者舊書。到了一家熟悉的小書攤裏，書販老張拿出兩本舊書來揚了一揚，對我說：

「李先生，您好！書要吧！」

我一看，一本是士敏土，一本是日文的資本論。是我關照他留意尋的。一看到很開心，出了很少的價錢又可以買到好書。書販把書包好交給我，就又溜到旁的地方去。大約在北平住過的人總知道東安西單兩商場的情形吧！單是舊書攤就是十家二十家的背靠背陳列着的。我並無目的的又回到背後一家書攤在東翻西翻的看書。忽然聽見老張和一個人談話的聲音，這聲音好像好熟，可一時又想不起來。這聲音說：「李先生常來向你買書吧！他平常買的什麼書？」

「他什麼書都買。」老張的聲音。「今天買的是資本論士敏土。您要買什麼書嗎？」
「好的。可是你家裏有什麼絕板的，禁了的書嗎？」這聲音又說。

「有的是。不過價錢要認真些，剛才李先生就最喜歡這些書。您要，我家來好了。」

我一聽話路道有些不對，閃到對面。原來那聲音就是那友邦人。穿了一身標準的中國長袍馬褂，呢帽戴得低低的。我勉強壓制住自己惡劣的情緒對他說：

「平×君，您好，買書嗎？」

他一聽到有人叫着他的名字，即刻回轉身來，眼睛一霎霎，看來好像很機警的，可

是又未免支吾的說道：

「喔！李先生。是您！是的。想買些書，是的。想……想買本書送你。因不知你喜歡什麼，所以問了老板……」

看他一付鬼鬼祟祟的樣子真想括他一陣耳光。我笑着說：

「不敢當，您太客氣了！」這樣糊糊塗塗的扯了一會兒又分開了。

經過一個月的光景，從他的行動言論看來，我們暗地裏交換着意見，決定他們這些人必負有特殊使命來的，他們並不住在校裏，自己家裏整天有友邦人士的進進出出，十分忙碌的樣子。跟我們談話起來總像是新聞記者探問消息的口氣，從頭一直要頂到底。不論什麼會社小組組織都有他們的參加，而且特別起勁，拼命向團體的中心鑽。從不會放鬆一些空閑來宣傳他們的王道。他們常常向校內的校工廚房稱許自國的偉大，說自國是最幸福的地方，自國人是最仁慈的人。說他們的工資如何如何的高。諷刺他們的工資爲什麼這樣低……那些工人聽到這些話都感到很羨慕。在這種場合，我知道用理論向他們解釋，什麼工資鐵則啦，物價指數啦，生活程度啦，是不生效力的。我祇舉了實例給他們聽。表示在某國每天有兩塊錢還是抵不上在中國五毛錢的用場大。最後我總用一種責

問的口氣問問他們：「你們願意爲強盜作工嗎？」回答當然是不。

還有一件事實足以引起我們懷疑的就是在平×的左脅下特別隆起了一塊。我們永沒見他從這地方取出一個皮包，或者一本書。也沒看見這塊隆起的地方曾經隱沒過。直到有一次偶然的巧合使我們的懷疑得到一個比較靠得住的結論——手鎗。事情是很巧的，在落課休息時間裏，我們大家在庭子裏拋擲網球以爲戲。當然他也在場，正在搶得高興的時候，忽然球直飛到他前面，他用手去接，一個漏空球打在那塊隆起的地方，祇聽見「冬」的一聲，又彈得老遠。僅此，就可證明我們的結論決不會錯。因爲不是鐵器決不會有鋼聲，人體更不能有這樣大的彈力。從此以後，在我們的腦中留着他們的印象是惡魔，帝國主義的警狗。我們不敢和他更親近，不談深切的話，但不得不維持相當的關係。

這樣一直到一二九，那慷慨激昂日子的來臨那天以後，我們就彼此分手。因爲那天他竟公然的在馬路上指揮着他們的浪人來阻撓我們出發示威的遊行。他底全付本領完全施展出來。長衫馬褂不穿了。穿起緊緊的西裝，臂上纏了一條紅線，左脅平復了。代之的右手擎住一支鎗。他一臉的汗直淌，氣喘喘地，暴着筋呼喊，督着浪人向我們包